

史記

卷七十二之
八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5)
函號	列 10 1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漢書文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諡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

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芋氏曰芋八子也

其先楚人姓芋

氏正義曰芋亡爾反

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

號為芋八子及昭王即位芋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七十二

列傳

十二

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

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

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

弟曰芊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芊戎後

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

君索隱曰涇陽君索隱曰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

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

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

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及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

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將黨公子壯欲立之

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而逐武王后

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

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

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

索隱曰戰國策作机郝蓋是一人請以魏冉為秦相仇

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

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

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

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

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

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卽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

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

日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

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

南梁○索隱曰三梁卽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

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

燕子良作子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

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

曰韓將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狀之有哉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

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楚趙怒而講和也

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

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

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

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此

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

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

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

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為不下三十萬以二十萬

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為湯武復

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

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

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則前功必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心為魏伐

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

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

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

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

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

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

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

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

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

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

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

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

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

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

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

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

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

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
 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
 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
 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
 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
 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
 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
 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
 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

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

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

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以贖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

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
 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
 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
 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
 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
 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
 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史記卷七十二終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漢 太史公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

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

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

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城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

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正義曰言

太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徐廣曰音于駟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

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

取韓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徐廣曰河東垣縣

後五年白起

攻趙拔光狼城

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

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

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夷陵今

曰鄢鄧二邑在襄州

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

正義曰夷陵今

遂

東至竟陵

正義曰故城在鄖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

楚王亡去郢

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

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

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

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正義曰陘庭故

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

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

攻之則韓太行羊陽道絕矣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

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

在大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

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

曰鄭道已絕

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

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

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

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知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

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

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絳

氏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蕩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蕩括地志云

洛州高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韓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

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訖攻韓

收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法氏。索隱曰地理志法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

以據援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

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

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

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

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

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頗堅壁

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

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曰紀覽友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

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

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

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

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

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

亦名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

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

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

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以待救至秦王聞

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賜民爵各一

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

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

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

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

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

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

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

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

其郡其餘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

城猶屬趙韓趙恐使蘇代厚

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

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

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

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

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

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

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臯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臯縣城是也

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

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

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

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

正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十里也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

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

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

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

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

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

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

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

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

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
 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
 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
 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武安君
 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
 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
 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
 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正義曰說文云
 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 秦昭王與應侯
 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劔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于

天而至此哉良父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
 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
 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
 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
 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
 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
 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
 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
 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
 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
 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
 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
 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
 袒患諸侯之抹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
 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
 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
 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

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奉袒音濁覓反字亦作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

將攻趙闕與

正義音預

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

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

秦使翦子王賁擊荆

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

荆兵敗還

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

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

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

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

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

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

徐廣曰勢一作

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

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

音余。正義曰在預東北

五十蒙恬攻寢

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

大破荆

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

索隱

曰在汝南即應鄉。

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郊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郊城縣東四十

里有父城故城卽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卽杜預云襄城城父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入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

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

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

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

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

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

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

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

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

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

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

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祖今

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擲又作剗我不多請田宅

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

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

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曰

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父之王翦

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

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幾發行二百步延壽壯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

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

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

至荊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

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

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

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

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

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今將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

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

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

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

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

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

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徐廣曰物音沒及孫王離為項

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遞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王卒行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史記卷七十三終

史記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漢太史公

史記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

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

與為齊卿鄒兗州縣

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邵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

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

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

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

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

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

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

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

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

衰

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

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

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

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

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

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

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

所謂匹夫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

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

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

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

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

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王

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

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當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賜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

原君側行襍席索隱曰按字林云襍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襍報也謂側

行而衣襍席為敬不敢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

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

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

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

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柄是筍也圓鑿是

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柄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于世

主猶方柄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

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

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自騶衍與

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

徒索隱曰接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

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

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

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

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

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後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國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行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任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行之術迂大而閎

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作亂調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行之術所言之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多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

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穀衍字也。今按：文稱炙，穀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錫字相近。蓋卽指器也。穀卽車穀，過爲潤穀之物，則穀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

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潛王子莒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尊

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爲其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

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

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

祿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

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索隱曰：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

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

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廬

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

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月子名佼，音

殺長盧未詳。正義曰：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

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

弭。按是齊人阿又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屬齊。恐顏公誤也。

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

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

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

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臣

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

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

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

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

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

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也。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

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

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

子弟子之字也。釐音律。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

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

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終

史記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玉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大田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宜玉弟明也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

一

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
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
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

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

一年改為後元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

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盟而去索隱

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

齊之威宣二王文并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絹是歲梁惠王

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王也

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二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楚威王聞之怒田嬰

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

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

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

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

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

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

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

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

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

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

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

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

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

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問問其父嬰曰

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

爲何曰不能知也

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爲來來孫之子爲昆昆孫之子爲仍仍孫之子

爲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

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

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

褐

索隱曰短音豎豎褐謂褐也

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

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索隱曰遺音隄

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

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

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

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

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子孟嘗君舍業厚

遇之

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爲之築舍立居業也

以故

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

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

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

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

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

封傳今之

夜半至函谷關

正義曰關在陝西桃林縣西南十三里

秦昭王

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

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

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

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

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

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

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

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

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

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潛王遣孟

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

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

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

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

函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

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

謂薛公也

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

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

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

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

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

東國以與齊

正義曰東國齊徐夷

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

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
 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
 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
 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
 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
 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欲記
 姓而略其名故云魏
 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
 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潛王三十
 四年田甲劫王薛

文魏子所與果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
 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
 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
 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
 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
 周之公子而齊
 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
 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
 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
 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
 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
 亡將蘇代謂孟嘗君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
 又且得反齊王之有又且得反齊王之有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
 合則親弗呂禮用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

五

用則秦齊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

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

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

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

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

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

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

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

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

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

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

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

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

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

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

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

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

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復作媛聞孟嘗君好

客躡屩而見之索隱曰屩音脚字孟嘗君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

置傳舍十日

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二

劔耳又蒯緱

索隱曰蒯草名音蒯噴之蒯緱謂把劔之

也蒯緱揮其劔而誦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

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劔而歌

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

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劔

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

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

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

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

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

長者無他伎能

伎亦作技

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

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人不

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

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

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

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

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

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

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

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路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

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
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
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
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
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
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趨向也又
趨音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
顧索隱曰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非好朝而惡暮所
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
上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
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
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疆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驩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終

史記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漢 太史公 龍門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表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 諸子

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

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正

義曰今貝州武城縣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甍者繫散行汲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七十六

索隱曰上躓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正義曰躓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

見大笑之明日躓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

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

罷癘之病索隱曰罷音月癘音言宮反罷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

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躓者去

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

亦甚乎終不殺君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

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

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躓者以君

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躓者美

人頭自造門進躓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

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

曰待一作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

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

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

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

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

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

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

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

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

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環也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

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

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

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

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日出而言

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

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

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

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

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

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

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

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

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

王弗知惡焉

正義曰惡鳥故反

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

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

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殺大夫

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

毛遂奉銅盤

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

用珠盤也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

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

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

索隱曰歃音所甲反

公等錄錄

邵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

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于

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索隱曰九鼎大

呂國之寶器○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

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

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

舍吏子李同

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

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

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

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

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
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
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
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
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
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
侯徐廣曰河內城皋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虞
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
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
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
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

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
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
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
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
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
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若
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
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
及世家並云十四
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
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過音戈言至道及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趙世家第六十五

公孫龍

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

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

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亦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

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

善○索隱曰行音聖行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擔簦

徐廣曰躑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

之簦○索隱曰躑音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屬河東太陽縣

今之虞卿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

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古后反求和曰

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

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

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

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

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

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

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
 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
 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
 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
 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
 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
 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
 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
 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
 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
 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開關通
 幣齊父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
 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
 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
 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

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

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

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

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歌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

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

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

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

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

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節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脊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

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

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
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
平原君索隱曰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
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卧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
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
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
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
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
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
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

死不得意乃著書

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弃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

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燕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此說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
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
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史記卷七十六終

史記卷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漢

太

史

令

龍

門司馬遷

撰

宋中

郎外

兵

參軍

河東

裴駰

集解

唐國子博士

弘文

學士

河內

司馬

貞素

索隱

唐諸王侍

讀

率

府

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

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

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七十七

信陵

一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
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
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檣檣
上作桔槔槔槔槔頭
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賊
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
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
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
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
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

羸索隱曰音盈又曹
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

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
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
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
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
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
浦計反倪音
五計反鄒誕生俾音正未反
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視故又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
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
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

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土坐徧

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

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

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

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

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

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

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

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

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

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

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

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

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

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

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

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

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

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

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

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
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
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
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
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
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
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
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

語

索隱曰問音
閑謂靜語也

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

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

如姬資之三年

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
按資者畜也謂欲爲父報仇之資畜於

心已得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

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

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

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

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

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

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

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
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
嗾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曰嗾謂宿將
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嗾大笑嗾大呼宿將
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呂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
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
致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
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
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
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

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
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
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
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呂忱曰
鞬盛弩
矢○索隱曰鞬音蘭謂以盛矢如今
之胡籠而短也呂姓沈名作字林者爲公子先引趙王
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
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

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
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
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
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
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
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
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
客若降等則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索隱曰
就主人之階無功於趙趙
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

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鄙音翟
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

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

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
隱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

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

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

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

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

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

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
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

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

趙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

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

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

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

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

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怒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

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

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

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

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
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
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
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
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
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
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
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
巖宄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
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史記卷七十七終

史記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漢 太史公命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

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

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

康熙壬午重修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

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

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

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

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

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

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

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鴛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

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

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思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

二重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以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

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

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桃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入邢徐廣曰平臯有邢丘○正

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

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

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字首垣即長

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

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徐廣曰黃濟陽嬰城蘇代云

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而

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注

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

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

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

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此

言和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

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

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

隧之敗索隱曰于隧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也隧道路

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

後即榆次乎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

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兖州還為越王禽

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

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越王即從三江北

渠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隧也智氏之信韓魏

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

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

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

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

也詩云趨趨兔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兔謂

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趨天歷

反兔音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

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

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

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

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頤○索隱曰摺音拉願音夷首身分離暴

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

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

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

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

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

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

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

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

之西今鄱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

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

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兖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

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

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林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

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

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

地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

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

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

曰遲音值猶乃也令音力並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

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

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義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滑州之南

也北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也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
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
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
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
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
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
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
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
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今楚
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
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
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
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
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
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
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
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
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

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

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諡而孟嘗

是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

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

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虛音墟闔閭今蘇

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以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昌門

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

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

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

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

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

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

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

欲夸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

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

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

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

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

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

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而君用

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

秦踰崑隘之塞正義曰崑隘之塞在申州崑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

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

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

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

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

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

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母寵李園求專春

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

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

曰娉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

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

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

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

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

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

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

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
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人幸之遂生子
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
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
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
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
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無常事毋望之王正義曰謂喜怒哀不節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

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
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
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向稱孤而有楚
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
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之舅意
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
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
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
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
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

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

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

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

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

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擇有母弟猶猶有

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

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

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畧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土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史記卷七十八終

史記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

也姓須名賈蓋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

密須氏之後子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索隱曰襄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七十九

列傳

一

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
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
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
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索隱曰摺音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睢佯死即卷以簣索隱曰簣謂藁茨之薄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溲也溺言吊反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律文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遠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二十七里按三亭與私約而去王稽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

客索隱曰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項穰侯果至勞

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

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

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

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

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

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

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按說其死云晉靈公造九層

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

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其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

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

上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

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

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與社

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

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

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

下客之具然草具謂

籩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

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潘王

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

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

弟亦號為新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

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

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

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

索隱曰戰國策立作並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

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

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又留臣無為也語曰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

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索隱曰樞音涉林反樞者

莖樞也質判刃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

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

薛綜曰縣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此四寶者土

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

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

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

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檀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

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

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

曰一作漑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亡其言臣者賤

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

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

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於是范雎乃得見

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

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

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

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

又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

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昏然音昏或又作閔音敏

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

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洒然敬肅之貌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

膝被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

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

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

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

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

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

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

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

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

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

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

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

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一作義孟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

孟賁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漢書音義曰夏

育衛人力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

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

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徐廣曰一作簫乞

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

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

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

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

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

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

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

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

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音溷○索隱曰二字而存先王

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

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

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

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

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

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

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

磨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

也按九峯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南帶涇渭右隴蜀

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

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

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

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

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

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

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

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

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

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而齊尺

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

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

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

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

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

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齊音側奚反言為盜齊糧也王不如遠

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

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

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

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

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

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

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

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

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

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

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

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隴之師不得下相救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與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夫韓宜陽令二澤潞三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問音關

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韓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政適音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杼淖齒管齊

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弒逆

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

射王股擢王筋

索隱曰言射王股擢也按崔杼射莊公之

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

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丘

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

百日而餓死今臣

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

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

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

上以成其私不為王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

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

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

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

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

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閱其寶器

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索隱曰劉氏云

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

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又

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

行敝衣間步之邸

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

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絺袍以賜之

索隱曰絺厚縐也音啼蓋今之絕也○正義曰今之麤袍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

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

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

索隱曰孺子謂睢爲小子

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

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

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

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

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

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

之罪尙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

包胥為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
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
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
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弱我公其何忍乎
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
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
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
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隸徒夾而馬食之數日
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
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

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六月不可奈何者亦三宮

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殯故稱

猶謂宮車當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

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

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

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

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

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

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

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

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歲盡遣吏上計

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克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

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也范雎相秦二

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

行○索隱曰劉氏以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

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

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

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

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

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

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為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

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

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

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
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
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
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
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比之時天下爭知
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
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

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

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

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

今秦得而城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

今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號曰馬服者言

能服馬也鄒氏頗音疋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

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任鄭安平使將擊

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

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

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

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
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
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擇昭王臨朝歎息
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
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
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
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
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
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
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

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

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

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偈其例

反謂鼻蹙眉膝躄躄音烏曷反蹙謂膝又躄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

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

字當作鬻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

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爾雅曰欵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索隱曰釜音

父鬲音歷欵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

者以欵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

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

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

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

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

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

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

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

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

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

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

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

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

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

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

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拙復謬曰何為

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

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

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

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

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

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

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侈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也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

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

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悼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

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豐雞反難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

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
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鴟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
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
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
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
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
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
以殺身亡國夏育六史嗷叱呼駭三軍索隱曰二然而
人勇者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六月為田搏所殺然太史
嗷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
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
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
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
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
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
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
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
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
聲若雷遂入圖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

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

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

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

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投或欲分功

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翻謂投投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

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實宜陽

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實宜陽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

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

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

則商君白公

徐廣曰白起

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

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

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

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

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

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

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

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

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

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

見人甚眾莫及臣不知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

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

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

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

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

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尼惡能激乎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平寵稽

倚秦市趙

卒報魏齊

網成辯智

范睢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史記卷七十九終

史記卷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

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

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

漢紀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八十

列傳

一

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

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

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

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

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

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

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

昧於重丘

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武城縣界

西摧

三晉於觀津

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

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

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

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

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

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

連楚魏令趙嚙秦以伐齊之利

徐廣曰嚙進說之意○索隱曰嚙音田蓋反字

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

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

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

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

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

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

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號為昌國君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

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

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

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

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

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

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

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

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

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尊

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

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倉

德二州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

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

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

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

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

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

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又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
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
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
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
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
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
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
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
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

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

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

正義曰杜預云
兄同姓羣臣也

臣竊不自

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
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
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
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
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
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
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
而舉之濟上

正義曰濟水
之上在齊上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

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

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輪於齊

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高誘云燕噲亂齊代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

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

博城縣東北原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爲嫌於志索隱曰嫌音苦簞反亦作嫌兼者常嫌然而不慝其志也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

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

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

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

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

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

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

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

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

是以致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

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臣之

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索隱

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

正義曰言不繫已名行而

答於君若箕子不

臣雖不佞

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

數奉教於君

子矣

索隱曰數音朔

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

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

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句迹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局疆燕而廢趙又非樂生之所求不脣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

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計齊以明燕上之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犬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頽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壤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向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

同錄是觀之樂生之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

不辱音紀一城未可量也索隱曰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

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音紀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

喜用其相粟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

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

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

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粟腹之軍於鄣禽粟腹

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

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

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

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

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

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

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

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

曰言室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

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

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

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

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

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
徐廣曰在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北新城
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
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
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
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
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讜

人臣所無

連兵五國

濟西為墟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

明君軾閭

間乘繼將

芳規不渝

史記卷八十終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晉陽

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
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

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
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拜

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

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

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

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

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遂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傳

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
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
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
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
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
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
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
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土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
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冬

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蓋謂

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

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

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

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

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

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

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

善為秦聲請奉盆甌秦王以相娛樂

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

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甌因

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甌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

以頸血濺大王矣

正義曰濺音贊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甌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甌秦之羣臣曰請以

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

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

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

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

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

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

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

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

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

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

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

也可以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

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

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

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

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閔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駘

云或屬齊屬魏正義曰幾首在湘路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郢魏有房子蓋陵

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

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

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

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

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

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乎

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

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

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

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

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

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闕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

奢曰胥後令素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

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

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

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邯鄲二

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

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

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距秦軍於闕與即此

山也按括地志云言距秦軍在此山疑其大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

潞州閼與聚城是所距據處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

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

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

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

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使廉

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

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

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

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

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

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

曰捧音奉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

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

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

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

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

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

也○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

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

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君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繫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

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

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地也方城幽州固安縣



南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

王恩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

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

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

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

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

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蘭相如墓在

邯鄲西南六里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

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

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

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

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射騎謹烽火多閒謀索隱曰上純厚遇戰士為約曰匈

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人烽火謹

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

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

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復請李牧杜門不

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

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
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
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管子曰能破敵 穀者十萬人 索隱曰穀音古候 悉勅習

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

委之 索隱曰委謂弃 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

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

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

破燕君殺劇辛 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後

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 索隱曰扈氏輒名漢

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 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

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正義曰在相州藁 大破秦軍走

秦將相齮 索隱曰齮音蟻 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

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 李牧擊破秦

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聞言李牧司

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

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

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
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
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顏名重
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颯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逝為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史記卷八十一終

史記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漢太史

令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駮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

索隱曰單音丹

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

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

里古紀之鄆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東安

平屬淄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徐廣曰傳音附○索

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鑠附軸末施轄於

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轆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

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

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

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

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

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

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

縱反間於燕宣王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

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

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

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

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

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

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

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

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

正義曰故郎反

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

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剗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修先人可爲寒心燕

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

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

索隱曰操

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版插也

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

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申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

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

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

而灌脂束蒿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

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

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

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

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

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尹

索隱曰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爲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

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

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

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

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

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其田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

單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間先行

羣鳥惑眾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初淖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

之家

正義曰嫩音皎

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

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

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

邑人王蠋賢

劉熙曰畫音獲○索隱曰音胡卦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載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

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瀆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瀆水為名也

令軍中日環畫邑三十里

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

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

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

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史記卷八十二終

史記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

索隱曰廣雅云倣儻卓異也

正義曰傲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祖丘義稷
 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
 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
 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
 不服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
 國亡在旦夕先生柰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
 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
 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
 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
 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
 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
 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

潛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
 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
 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
 此詩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
 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
 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
 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
 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
 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
 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索隱曰紹介猶媒
介也且禮賓至必

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

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

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

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

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

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

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

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

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干用不臣天子不友諸

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

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

廉士重進而輕退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衆

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

死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

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

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

○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權使其士虜使

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彼即肆然而為

帝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

為帝恐有烹醢納筦徧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

行天子之禮過失也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

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曰鄭

玄云赴告也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列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也卒為

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索隱曰土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纒

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

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

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

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謂魯人日子將何以待吾君魯

姓子者男子之美號謂魯人日子將何以待吾君魯

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

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攝衽抱机正義曰衽音而甚

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

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假途於鄒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

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立曰佩謂主人

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

則不得賻祿正義曰衣服曰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

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疆故鄒魯君

得賻祿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

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

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
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
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
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
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
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
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
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

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

城

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
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

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

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

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

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

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

正義曰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

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

害小不如聊城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

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楚國之形危

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奔楚所攻之泗上

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奔而不計猶且為之也且夫

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

不至索隱曰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

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

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

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

削主因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

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

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孫臏能撫士

卒士卒無二心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

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

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矯國資說士終擬強國也

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

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

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耳世世稱孤

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

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

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

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

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死於

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問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

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

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止義曰按齊桓最初

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形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

魯將索隱曰曹沫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

及顧議不還踵剄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

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

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

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

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情之節正義曰忿敷

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

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

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

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

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

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

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

漢書並有傳蓋以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

街枚氏而得姓也

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在彼或往此介勝等嫉鄒陽

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

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

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

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

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

日為君烈上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

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

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

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于歷之也

如淳曰太白乃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

左右不明隱

曰言左右之不

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

別之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別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

別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是以箕子佯狂

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

接輿辟世張

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

恐遭此患也願大

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索隱曰謂以楚王胡

亥之聽為謬故後之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

索隱曰常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也服虔云用馬革作

囊以暴尸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

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

索隱曰藉音子夜反常昭云謂

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人秦以示信也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

齊而存魏

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

故也夫義不苟生以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

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

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常昭云尾生守信而死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

侯厚遇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

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駿馬也生

有讓謗而更膳以珍奇之珠○正義曰馱馱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

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文無美惡入宮見

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顛踞於宋卒相

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

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荅反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

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

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常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

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

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

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野從昏飯牛薄

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

曾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也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

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字季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入歲則墨翟與夫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

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

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積毀銷骨也

索隱曰大類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

張晏云子臧或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

是越人蒙字也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

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

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

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

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

墓應劭曰紂割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之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

云割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懇勤誠加於心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疆

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

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

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主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

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常昭曰言恩厚

無不而蹶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蹶齋蹶也况因萬乘之權

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

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

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許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

要離走見慶忌以劔刺之張晏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劔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

疾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

右先加彫刻是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

為之容飾也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

術挾伊尹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

主必有按劔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索隱曰張晏云陶冶

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常昭曰陶燒瓦之甗鈞木

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

故如造化之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

史記卷之三 及集 三

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

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索隱曰

呂尚適周如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

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索隱曰言駮足不可羈絆以此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

又郭璞云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

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

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弄其蔬乃立枯洛水臣聞

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

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

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

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

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

預云回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

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

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

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曾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記卷八十三終

